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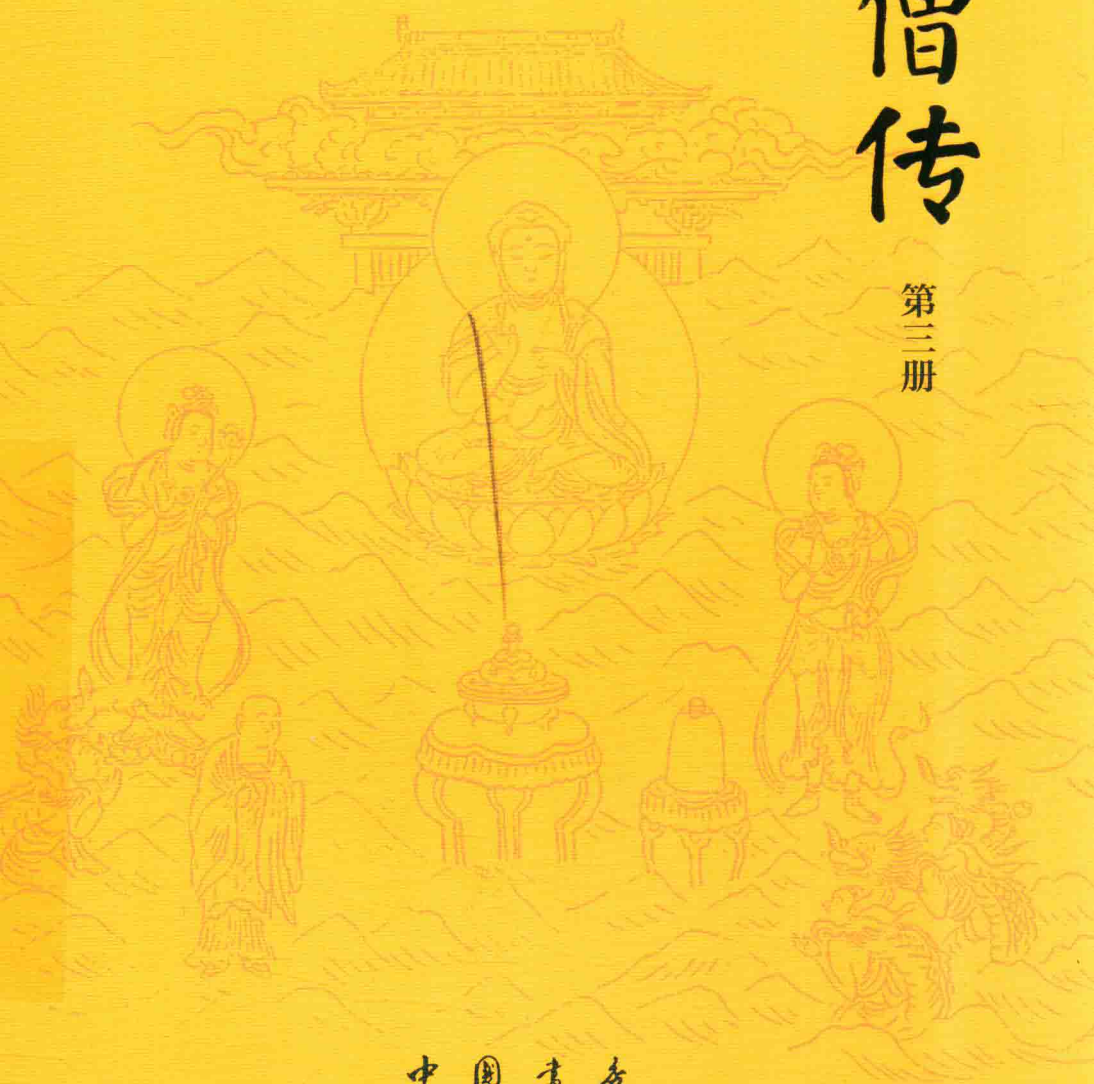
四朝高僧传

续高僧传 下

第三册

〔唐〕道宣撰

中国书店



四朝高僧传

第三册

续高僧传 下

〔唐〕道宣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续高僧传·下/(唐)道宣撰.—北京:中国书店,
2018.5

(四朝高僧传)

ISBN 978-7-5149-1776-5

I. ①续… II. ①道… III. ①僧侣—列传—中国—古代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3041号

责任编辑 田野

策 划 万文社

四朝高僧传 续高僧传 下〔唐〕道 宣 撰

出 版 中 国 书 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 编 100050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三河市荣展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80毫米×980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76千字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9-1776-5

定 价 368.00元(全5册)

《续高僧传》，唐道宣撰，三十卷。

体例仿《高僧传》，亦分为十门，所载僧人从北魏至唐麟德年间近五百人，附见二百余人。此书对佛教各宗派重要人物做出的贡献及佛教著作的撰述、学说的演进等都有着准确的记述。

- | | | |
|-----|--------|-----------|
| 第一册 | 高僧传 | (南朝·梁)慧皎撰 |
| 第二册 | 续高僧传 上 | (唐)道宣撰 |
| 第三册 | 续高僧传 下 | (唐)道宣撰 |
| 第四册 | 宋高僧传 上 | (宋)赞宁撰 |
| 第五册 | 宋高僧传 下 | (宋)赞宁撰 |
| | 大明高僧传 | (明)如惺撰 |

责任编辑：田野

目录*

续高僧传下

续高僧传卷第十八	3
习禅三 本传十三 附见四	3
续高僧传卷第十九	19
习禅四 本传十四 附见二	19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	37
习禅五 本传十四 附见五	37

* 编者注:《续高僧传》大正藏本的部分卷次标注存在紊乱。第二十、二十一卷之间窜入第二十五、二十六卷,第二十二、二十三卷之间窜入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五、二十六卷之间窜入第三十五卷。因而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卷的卷次重复出现,但正文的内容接续无缺。这种现象,是由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出版时赵城金藏、碛砂藏等版本尚未披露,大正藏本《续高僧传》是以三十卷本高丽藏本插入四十卷本相关章节整理而造成的。今编者为尊重底本原貌,对卷次不予改动,敬请读者鉴之。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五	56
习禅六 本传十三人 附见一人	56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六	68
习禅六之余 本传七人 附见二人	68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一	77
明律上 正传十五 附见十二	77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二	92
明律下 正传九 附见七	92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八	109
明律下之余 正传四人 无传二人	109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三	113
护法上 本传六 附见四	113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四	129
护法下 正传五 附见五	129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五	150

感通上 正传三十三 附见三	150
续高僧传卷第三十五	177
感通篇中 本传三十九人 附见四人	177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六	201
感通下 正传四十五 附见二人	201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七	227
遗身篇第七 正传十二 附见二	227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八	243
读诵篇第八 正纪十四人 附见七人	243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九	255
兴福篇第九 正纪十二人 附见五人	255
续高僧传卷第三十	274
杂科声德篇第十 正传十二 附见八	274

—
续高僧传下
—



续高僧传卷第十八

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

习禅三 本传十三 附见四

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一

隋蜀郡福缘道场释僧渊传二

隋河东栖岩道场释真慧传三

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慧瓚传四

隋西京净住道场释法纯传五（慧昂）

隋益州响应山道场释法进传六

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静端传七

隋泽州羊头山释道舜传八

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慧欢传九

隋河东栖岩道场释智通传十

隋西京慈门道场释本济传十一（善智 道训 道树）

隋终南山神田道场释僧照传十二

唐并州大兴国寺释洪林传十三

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一

释昙迁，俗姓王氏，博陵饶阳人。近祖太原历宦而后居焉。少而俊朗，爽异常伦。年十三，父母嘉其远悟，令舅氏传授，即齐中散大夫、国子祭酒、博士权会也。会备练六经，偏究易道，剖卦析爻，妙穷象系。奇

迁精彩，乃先授以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随言即晓，始学文半，余半自通，了非师受，悟超词理；会深异也。曾有一姬失物，就会决之，得于兑卦。会告迁曰：“汝试辩之。”应声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钗。”姬惊，喜曰：“实如所辩。”迁曰：“兑是金位，字脚两垂，似于钗象耳。”舅曰：“更依卦审悉盗者为谁。”对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总角、可年十四五者将去。寻可得之。”后如言果获。有问其故，迁曰：“兑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为白也。兑字上点，表总角之象，内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而测知，非有异术。”舅乃释策而叹曰：“吾于卜筮颇工，至于取断，依稀而已。岂如汝之明耶！老舅实顾多惭，方验宣尼之言：‘后生可畏也。’”乃更授以礼、传、诗、尚、庄、老等书，但经一览，义无重问。于时据宗儒学，独擅英声。每言“大小两雅，当时之讽刺，左右二史，君王之事、言，礼序人伦，乐移风俗，无非耳目之玩，其势亦可知之；未若李、庄论大道，周易辩阴阳，可以悟幽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玄儒之本也。当时先达颇蔑其幼年，致或抗言褒贬者，迁辩对纵横，词旨明烂，无不挹谢其声实。自尔留心庄、易，归意佛经，愿预染衣，得通幽极。二亲爱之，弗许，恳诚岁久，乃蒙放遣。初投饶阳曲李寺沙门慧荣。荣颇解占相，知有济器，告迁曰：“有心慕道，理应相度，观子骨法，当类弥天，自揣澄公，有惭德义。可访高世者，以副雅怀。”迁虽属伸勤请，而固遮弗许。又从定州贾和寺县静律师而出家焉，时年二十有一。本图既遂，襟期坦然，猛励精勤，昏晓无倦。初诵胜鬘，不日便了，怪而检覆，未差一字，当夜问经中深疑，莫非妙义。既知神思大成，乃与受具，恣其问道。从师五台山，此山灵迹极多，备见神异。后归邺下，历诸讲肆，弃小专大，不以经句涉怀，偏就昙遵法师，禀求佛法纲要。当有齐之盛，释教大兴，至于宫观法祀，皆锋芒驰骛。迁性不预涉，高谢世利，众咸推焉。密谓人曰：“学为知法，法为修行，岂以荣利，即名为道？秦世道恒削迹岩藪，诚有由矣。”遂窅形林虑山黄花谷中净国寺，蔬素覃思，委身以道，有来请问，乍为弘宣。研精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赜。尝寻唯识论，遂感心热病，专凭三宝，不以医术缠情。夜梦月落入怀，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甚讶香美，觉罢，所苦痊愈，一旬有余，流味在口。因其圣助，食月成德，遂私改名以为月德也。尔后每

授人戒，常云：“于我月德前三说受菩萨戒。”逮周武平齐，佛法颓毁，将欲保道存戒，逃迹金陵。结侣霄征，间行假导，多被劫掠，进达寿阳曲水寺，顾法属曰：“吾等薄运所钟，屡逢群盗，若怨结不解，来报莫穷。众可哀彼愚迷，自责往业，各舍什物，为贼营忏，冀于来世为法知识。”既而南济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诚斋福之助也。初达杨都，栖道场寺，扫衣分卫，摄念无为，时与同侣谈唯识义。彼有沙门慧晓、智瓘等，并陈朝道轴，江表僧望。晓学兼孔、释，妙善定门。瓘禅慧两深，帝王师表。又有高丽沙门智晃，菩萨婆多部，名扇当涂，为法城璜。并一见而结友于，再叙而高冲奥。有欲以闻天子者，迁预知情事，谓之曰：“余以本朝沦覆，正法凌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参梵侣，生平果志，遂得有余，结援时荣，幸愿缄默。”惟有国子博士张机，每申尽礼，请法余景，时论庄、易，窃传其义，用训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蒋君之宅，获摄大乘论，以为全如意珠。虽先讲唯识，薄究通宗，至于思构幽微，有所流滞。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将欲弘演未闻，彼之家国。承周道失御，隋历告兴，遂与同侣俱辞建业。缙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题篇什。晓禅师命章赋诗曰：“生平本胡越，关吴各异津。联翩一倾盖，便作法城亲。清谈解烦累，愁眉始得申。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泾河道，慧业日当新。我住邗江侧，终为松下尘。沉浮从此隔，无复更来因。此别终天别，迸泪忽沾巾。”余之名德，并有缀词，久失其文。各执手辞袂，登石头岸，入舟动楫，忽风浪腾涌。众人无计，迁独正想不移，捧持摄论，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开彼未悟，若北土无运，命也如何？必应闻大教，请停风浪，冀传法之功，冥寄有属。”言讫，须臾恬静，安流达岸。时人以为此论译于南国，护国之神不许他境，事同迦延之出闾宾，为罗刹之稽留也。进达彭城，新旧交集，远近欣赴，郁为大众。有一檀越舍宅栖之，遂目所住为慕圣寺。始弘摄论，又讲楞伽、起信、如实等论，相继不绝。摄论北土创开，自此为始也。徐州总管谷城公万绪，率诸僚佐拥篲咨承，尽弟子之礼。迁弘化此土，屡动暄凉，黑白变俗，大有成业。自周毁正法，遗形充野，乃劝奖有缘，于慕圣寺多构堂阁，随有收聚，庄严供养。上柱国宋公贺若弼、长史张坦出镇扬州，承风思展，结为良导。及诸道俗仁愿德音，坦乃手疏邀延，迁亦虚舟待吹，远到广陵，举郭迎望，歌梵遏云霞，

香花翳日月，桑门一盛，荣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颇以学能傲诞，迁应权授法，不觉心醉形摧，乃携其家属从受归戒。初停开善，建弘摄论，请益千计。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才了，复迎还北，盛转法轮，声名遐布。属开皇七年秋下诏曰：“皇帝敬问徐州昙迁法师！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护持正法，利益无边，诚释氏之栋梁，即人伦之龙象也。深愿巡历所在，承风餐德，限以朝务，实怀虚想，当即来仪，以沃劳望。弟子之内闲解法相能转梵音者十人，并将入京。当与师崇建正法，刊定经典。且道法初兴，触途草创，弘奖建立，终借通人。京邑之间，远近所凑，宣扬法事，为惠殊广。想振锡拂衣，勿辞劳也。寻望见师，不复多及。”时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帝辇。迁乃率其门人，行途所资，皆出天府。与五大德谒帝于大兴殿，特蒙礼接，劳以优言。又敕所司，并于大兴善寺安置供给，王公宰辅，冠盖相望。虽各将门徒十人，而慕义沙门，敕亦延及，遂得万里寻师，于焉可想。于斯时也，宇内大通，京室学僧，多传荒远，众以摄论初辟，投诚请祈，即为敷弘，受业千数。沙门慧远领袖法门，躬处坐端，横经稟义。自是传灯不绝，于今多矣。虽则寰宇穿凿，时有异端，原其解起，莫非祖习。故真谛传云：“不久有大国不近不远，大根性人能弘斯论。”求今望古，岂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晋阳，敕迁随驾。既达并部，又诏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迁入内，与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于求公贯，意愿度之，如何？”迁曰：“昔周武御图，殄灭三宝，众僧等或划迹幽岩，或逃窜异境。陛下统临大运，更阐法门，无不歌咏有归，来投圣德。比虽屡蒙招引度脱，而来有先后，致差际会。且自天地覆载，莫匪王民，至尊汲引万方，宁止一郭蒙庆。”帝沉虑少时，方乃允焉，因下敕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故率土蒙度数十万人，迁之力矣。寻下敕为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胜光寺，即以王为檀越，敕请迁之徒众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养。左仆射高颍、右卫将军虞庆则、右仆射苏威、光禄王端等，朝务之暇，执卷承旨。四门博士、国子助教刘子平，孔门俊义，屈膝餐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晓庄老，文皇钦重，入京造展，共谈玄理。迁既为帝王挹敬、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纷起，或谓滞于荣宠者；乃著亡是非论以示诸己，其词曰：“夫自是非彼，

美己恶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举世纒纒，无自正者也。斯由未达是非之患，乃致于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无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为因，五迭不相及，六隐显有无，七性自相违，八执者偏着，九是非差别，十无是无非。初明无适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竞取，乃令是非无定从。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竞兴，遂使非无适趣。或者必欲以是自归、以非属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强为之者莫不致败耳，物岂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三年帝幸岐州，迁时随彼，乃敕蜀王布围南山，行春搜之事也。王逐一兽入故窑中，既失踪迹，但见满窑破落佛像。王遂罢猎，具以事闻。迁因奏曰：“比经周代毁道，灵塔圣仪填委沟壑者，多蒙陛下兴建，已得修营。至于碎身遗影，尚遍原野。贫道触目增恻，有心无事。”帝闻惘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岩廊，乃使尊仪冒犯霜露。如师所说，朕之咎也。”又下诏曰云云，“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检括，运送随近寺内。率土苍生口施一文，委州县官人检校庄饰”。故一化严丽，迁实有功。十四年柴燎岱宗，迁又上诸废山寺并无贯逃僧请并安堵，帝又许焉，寻敕率土之内，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听给额，私度附贯，迁又其功焉。又敕河南王为泰岳神通道场檀越，即旧朗公寺也；齐主为神宝檀越，旧静默寺也；华阳王为宝山檀越，旧灵岩寺也。又委迁简齐鲁名僧来住京辇。其为世重，诚无以加。文帝昔在龙潜，有天竺沙门以一颗舍利授之，云：“此大觉遗身也。檀越当盛兴显，则来福无疆。”言讫，莫知所之。后龙飞之后，迫以万机，未遑兴盛。仁寿元年，追惟昔言，将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与迁，交手数之，虽各专意，而前后不能定数。帝问所由，迁曰：“如来法身，过于数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遗质。以事量之，诚恐徒设耳。”帝意悟，即请大德三十人，安置宝塔为三十道，建轨制度，一准育王。帝以迁为蜀王门师，王镇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检校为功，宰辅咸以剑道危悬，涂径盘折，高年宿齿，难冒艰阻，更改奏之，乃令诣岐州凤泉寺起塔。晨夕祥瑞，以沃帝心。将造石函，于寺东北二十里许忽见文石四段，光润如玉，大小平正，取为重函。其内自变作双树之形，高三尺余，异色相宣，或有鸟兽龙象之状，花叶旋转之形。以事上闻，帝大悦。二年春，下敕于五十余州分布起庙，具感祥瑞，如别传叙之。四年，又下敕于三十州造庙，遂使宇内大州一百余所皆

起灵塔。劝物崇善，迁实有功。及献后云崩，于京邑西南置禅定寺，架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仍下敕曰：“自稠师灭后，禅门不开，虽戒慧乃弘，而行仪攸阙。今所立寺既名禅定，望嗣前尘，宜于海内召名德禅师百二十人，各二侍者，并委迁禅师搜扬。”有司具礼，即以迁为寺主。既恩敕爰降，不免临之，绥抚法众，接悟贤明，皆会素心，振声帝世。时大兴善有像放光，道俗同见，以事闻上。敕问迁曰：“宫中尊像，并是灵仪，比来修敬，光何不见？”迁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机既别，有见不见。”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迁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异也。”帝曰：“何者是耶？”答曰：“佛为世尊，道为天尊，帝为至尊，尊有恒政，不可并治。所以佛道弘教，开示来业，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式，禁止罪源，即大光也。”帝大悦。迁美容仪，善风韵，故临机答对如此。又器宇恢雅，含垢藏疾，妙于定门，练精戒品。天性仁慈，寡于贪竞，虽帝王赠舍，远近献饷，一无自给，并资僧众，或济接贫薄，追崇图塔。又不重厚味，不饰华绮，内有关钥，外屏名利。显助弘道，冥心幽隐，立志清简，不杂交游。时俗颇以疏傲为论，深鉴国士而体其虚心应物也。凡有言述，理无不当，皆能遣滞，显旨深矣。故远公每云：“迁禅师破执入理，此长胜我。”斯言合也。而词旨典正，有文章焉，虽才人沉郁含豪，未能加也。夙感风痿之疾，运尽重增，卒于禅定，春秋六十有六，即大业三年十二月六日也。葬于终南北麓胜光寺之山园，凿石刻铭，树于坟所。当停柩之日，有一白犬不知何来，径至丧所，虽遭遮约，终不肯去。见人哀哭，犬亦号叫，见人止哭，犬亦无声。与食不啖，常于丧所右萦而卧。既舆柩随行，犬便前后奔走，似如监护之使，及下葬讫，便失所在。识者以犬为防畜，将非冥卫所加乎？初未，终之前，有梦禅定佛殿东倾，数人扶之还正，惟东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迁房属于陷角，故有先验之征。既卒之后，有沙门专诚祈请，欲知生处，乃梦见净土严丽，故倍常传，宝树宫阙，郁然相峙，道俗徒侣有数千人，迁独处金台，为众说法。虽梦通虚实，而灵感犹希，况随请而知，故当降灵，非谬矣。所撰摄论疏十卷，年别再敷。每举法轮，诸讲停务，皆倾渴奔注，有若不足也。又撰楞伽、起信、唯识、如实等

疏，九识、四月等章，华严明难品玄解，总二十余卷，并行于世。有沙门明则为之行状，颯缕终始，见重京师。

隋蜀郡福缘道场释僧渊传二

释僧渊，姓李，广汉郫人。家本巨富，为巴蜀所称。及渊初诞，天雨铜钱于庭，家内合运，处处皆满。父运疲久，口嘘唱之，钱不复下。仓内贮米，但及于半，忽满溢出。亲姻外内，莫不叹其福报也。自少至长，志干殊人，行则安而徐动，坐则俨而加趺。眼光外射，焰焰发越；容色玉润，状若赤铜；声若洪钟，响发林动；两足轮相，十角分明；二手九井，文理如画。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异之，命令出家，即而剃落，住城西康兴寺，今所谓福缘是也。博寻人法，访无远迹，经耳不忘，蕴括怀抱。奉戒守素，大布为衣，瓶钵之外，无所蓄积。与同寺毅法师交游，二人即蜀郡僧中英杰者也，相随入京，博采新异。有陟岵寺沙门僧实者，禅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学定，豁尔知津。经涉炎凉，详核词义，渊研精定道，毅博通经术，丘索草隶，靡不留心。周氏废教，便还故寺，割东行房以为私宅，余者供官。随氏运开，更新缔构，领匠伐木，连雨两月，渊执炉祈请，随语便晴。造塔须金盘，又请地府，随言即掘，应命藏开，用足余金，还归本窟。详斯福力，今古未闻。常给孤独，不逆人意，远近随助，泉布若流。又以锦水江波，没溺者众，便于南路欲架飞桥，则扣此机，众事咸集。昔诸葛武侯指二江内造七星桥，造三铁镢，长八九尺，径三尺许，人号铁枪，拟打桥柱，用讫投江，顷便祈祷，方为出水。渊造新桥，将行竖柱，其镢自然浮水，来至桥津，及桥成也，又自投水。道俗歌谣，于今逸耳。渊、毅二师，并为物轨，晨夕问法，无亏遗寄。毅以仁寿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寅时告弟子曰：“三界无常，吾其化矣。”言终神谢福缘本住，春秋六十有九。渊闻之惘然，曰：“毅师已往，我岂独留！”俄而遭疾，遗语同瘞，即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并窆于九里堂焉，刊石纪之于寺堂，陈子良为文。